

小溪九道弯

叶文玲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小溪九道弯

叶文玲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伴着阵阵清风，伴着潺潺溪水，美丽而又善良的金秋姑娘回忆着：悲酸和欢乐的以往，错误和轻率的过失。是的，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幸福和爱情理应属于用自己双手创造新生活的谷雨和春燕。小溪九道弯，曲曲折折，清清的溪水依旧在淙淙流淌。金秋姑娘不犹豫，不彷徨，她看到了通向新生活的路，就在自己的脚下……

小说角度新颖，形象鲜明，手法别致，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佳作。

插图：杜滋龄

小溪九道弯

叶文玲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 1/8 插页5 字数66,000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8,000

书号：10151·604

定价0.41元

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可是今天这台戏，一开场就唱哑了。

一股清溪从山那边的峡谷中流淌出来，跳过岩头，越过涧石，到了樟树杪的山脚，分外曲曲弯弯，细心人从头一数，竟有九道弯；这曲曲弯弯的清流源头，本是个大龙潭，水势汹涌，颇有“龙”威，到了九道弯这儿，越发跌宕多姿了。湍急处如飞珠溅玉，平缓处若银湖泻波，错落有致，琤然出声。那抑扬顿挫的声响，就象一架常年弹奏的弦琴，真有说不尽的妙趣。

最赏识九道弯小溪的，是长塘镇的女人。是呀，用这溪水烧茶，比街上新装的自来水还清冽甘甜；用这溪水洗衣洗被头，花儿不褪红，叶子不减绿，雪白的单子越洗越映得出人脸。因此，尽管这九道弯小溪离镇上足有四五里地，哪怕到

这儿洗衣裳要多花时间，她们还是常常舍近求远，放着门前的小河不光顾，索性一条扁担穿了绳套，这头吊一箩筐衣物，那头吊一只空桶，翻山过涧地跑到这儿来，洗了衣被，又能捎回去一桶甜甜的溪水，功夫虽大，倒也合算。

清明后，谷雨前，只要一放晴，九道弯小溪热闹得更象赶庙会。这时节，天天牛毛细雨，种田人家忙春耕，日日田里塘里，泥渍渍衣裳一大堆；这时节，讲阳历的年轻人，喜欢三四月有明媚的小阳春，算阴历的老年人，相信这期间多是黄道吉日，相亲订约、结婚出阁的喜事特别多；这时节，又夹了个“三月三”，回门走娘家的新媳妇又叠叠来，即将出阁的大闺女、刚做了媳妇的新嫁娘，都有衣物要洗涤；因此，这小溪莫说只九道弯，哪怕有九九八十一处滩头，都会被大嫂小姑子聚满。

这一日，太阳还没出山。一看朝霞红旭旭的模样，都猜准是个大晴天。于是，东边的山尖尖刚戴上“金边帽”，往九道弯小溪去的路上，就走起了热热闹闹的一群。

走在大家前边的，是篾匠葛老司的女儿葛金秋，只见她那竹扁担儿颤悠悠的，后边的木桶晃悠悠地追扑着前边的竹筐儿，三悠两晃的就把一群姑娘嫂子甩在了后边。

莫看长塘镇学问人不多，这些洗衣裳女人更是箩筐大的字识不了一担，可要说出话来，秀才也拜下风。这不，葛金秋的身影儿刚在前头飘得快了一点，后边，叽叽喳喳的喊叫说笑就如吹箫捏笙似的送过来了：

“哈哈，姑娘十八黄蜂腰，呆牯后生盯得牢。跑快点哟，当心后边有人追来哟！”小镇上卖馄饨的阿棠婶，最喜笑调，听，又是她第一个打铃响鼓地叫了。

“当真的，是谁呀？风扫落叶船过桥的，是想去抢女婿还是去抢元宝哪！”

“走快点，五娘，你快去捡元宝哪！”

被姑娘们簇拥在中间的长脚五娘，是镇上洗衣妇的“元老”，原来只日日在河埠头摆地场。这一阵，稻田出秧，草籽田灌浆，施肥是当紧大事，小河里的罱泥船排得水鸭子似的密，下夹子、捞“乌金”，搅得河汊港里半河泥浆。故而，五娘也只好收篷卷索，舍了河埠头的地盘，索性和大家做伴，到九道弯小溪来做她的“棒槌道场”。

五娘和阿棠婶是一搭一档、文武小生，洗衣队里一有她俩就热闹非常。阿棠婶是响喉亮嗓，五娘则喜欢慢板清唱。听了大家的哄笑，便笑悠悠的接道：

“我慌什么？大清早，龙王爷也没上朝哩，

给龙潭太子当丈母娘也不用赶这么早么！”

“老姐姐这话对！”阿裳婶赶紧帮腔。“只要福气生得好，不赶早来光赶巧！”

“谁的福气好也比不过你呀！”温性厚道的五娘，言谈话语更愿多添对方的兴头，当下又接道，“别的不说，光有晚雪这个好闺女，大妹子你是烧了三辈子高香前世修来的哟！”

阿裳婶的闺女晚雪，是镇上出名的能干姑娘。人材生得百里挑一不说，那一手绝妙的针黹刺绣，又是拔尖儿的。这不，到外地学了几个月，回来就红红火火地把个专做抽纱雕绣的花边组带起来了，现在又正式转成了象模象样的花边厂。镇上的男女老少，谁不夸晚雪？

说到晚雪，眼尖的媳妇素霞，又发现了洗衣队里的春蕉，好生奇怪地嚷：

“哎，春蕉，你今天又是怎么啦？也不去花边厂上班，耽误一天就是好几元，办嫁妆时又少一件新鲜呀！”

“财迷！”镇北门，卖菜舅公庆海的孙女春蕉，也是个快嘴利舌的姑娘，听得素霞这么一说，便笑嘻嘻地回道，“谁象你们，两眼亮汪汪的光盯着那钱！我是听得银秋说金秋姐回来了，特意请了假和她一路做伴去洗衣裳的，谁知道，我马屁拍到马蹄上，你们看，我瘸着腿来撵，人

家照样不理不睬，一下把我撂下三丈远！”

春蕉的话一完，大家又都哄笑着抬起头来看前边。哎，乡亲邻里的，谁不熟悉谁的性气？耳聪目明的葛金秋，少不得要回过头来，好好回敬春蕉几句呐！不是么，戏缺电影少的乡下小镇，雄鸡打架狗撵兔也有闲人看，哈，就等着听热闹吧！

可是奇了，只见前头的金秋不声不响，象压根儿没听见似的，后边的木桶儿猫赶蝴蝶似的追着前边的竹筐儿，照旧走得飞快。

“金秋，你是聋了？哑了？哎哎，当了四年城里人，眼界高了是不是？”素霞一见好戏开不了场，急了，青梅堆里挑尖儿，专找那不是味的酸话一句句地撂过去，“就是么，瞧人家哇，大翻领，宽腿裤，就差头发没卷成马蜂窝啦！从头洋到脚了，哪还愿意跟我们这班乡下佬做一淘哇？哪还愿意……”素霞话还没完，猛地叫五娘扯了一膀，咋嘴吐舌的住了口。

看来，金秋是真的聋了，哑了，只见她低头弯腰，管自转着水车踏般的快腿，头也不回。

这一来，素霞明白了：这个鬼精活灵的金秋，是还记得九道弯小溪最好的那处捶衣石吧？那儿地处上游，居高临下，水清流急，那块一色青的大石板十分平滑，最适合捶搓揉刷，瞧，她

准是想去抢占哩！

“死金秋，你脚手快也没用，我们一个个早号了地方，那块青石板，是大家公认了要给五娘用的，那块……”素霞不甘心刚开了台的热闹戏马上收场，又一次憋足了喉咙，向金秋发动了进攻。这话还没完，又叫长脚五娘扯了一膀，她还没醒悟过来，旁边的阿棠婶却惊得额头正中的那颗大黑痣，尖耸耸的跳了三跳。

“你们是喜鹊闹巢不是？好唱家没人应接，没有胡琴笙箫陪伴，唱破嗓子也是独脚戏。胡喳喳什么哟！”五娘朝金秋的背影努努嘴，鼓慢弦不慢地悄声说，“你们没见人家那神色？这闺女，昨夜刚到家，今早就奔出门来洗衣裳，准是心里……”

“那，金秋姐她是……”春蕉慌慌地抢着问。是呵，玩笑归玩笑，她和金秋银秋姐妹俩，自小好得人影似的，金秋出去三四年刚刚回来，许多透情解意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哩。金秋她是怎么啦？

素霞也冒冒失失地问：“怎么？五娘，金秋难道……”

“看你们这些缺心少眼的闺女！”五娘双眉一展，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。“你们想到哪里去了？就是兜一肚子心事，青天白日的，她也不会

去跳龙潭嘛！”

这五娘真是的，好象知情知底，却偏要卖关子。直心肠的阿棠婶，缺心少眼的春蕉和素霞，又一叠连声地追问起来，可是，五娘却嘴唇一闭，就是不开口。

戏哑了，场冷了。待这个走起路来左脚踝微微有点偏失的春蕉紧撵紧赶地追上去，抬头一看，葛金秋早已成了一只飘飘远去的小雁儿，连影儿也淡模糊起来。

凉悠悠的清风丝丝缕缕地吹，吹低了软软的柳枝儿，摇落了草叶上的露珠，湿了鞋尖，润了发梢。吸一口空气，甜甜的，凉凉的；折一片草叶含在嘴里，清香清香的。清早出门走山道，多惬意呵！可今天，葛金秋全然没心没绪、木知木觉了。

长脚五娘，虽然不是个能掐会算的诸葛亮，可是这话儿却说对了：葛金秋，委实是兜了满肚的心事呵！

不吭不哈只管朝前走的金秋，心里就象潮翻水滚，溅一点沫沫也有三尺远。刚才阿棠婶和五娘的逗趣笑闹、春蕉素霞的大喊大叫，她听得一清二楚；她没心思应，没兴头答，万般心思一腔怨，噙了满眼的泪珠，差点没落下来。她走得飞

快，是因为她不会藏也不会掩，怕大家看出破绽，那，多没脸面呵！金秋这满肚子的委屈跟谁说？是啊，你们笑，你们闹，你们有的是高兴事，我一回来就看见了！不过离了四年，镇上的新楼房春笋般的窜，你素霞家是架梁盖屋的第一户；阿棠婶你当然不用说了，阿棠叔又撑起了馄饨摊，十字街口一摆，一天到晚挤不动的人，谁不是争来喝你们的玻璃馄饨哩！更不用说你那争气的女儿晚雪，这个夸那个赞的，荣耀得都成了小镇上的公主了！还有五娘，是呀，五娘也吃穿不愁，归在劳动服务站，一月几十元，一个孤寡老婆子吃用不完，你那河埠头的两间小屋，翻修得新簇簇高朗朗，城里头的局长也没你舒服哩！你怎能不喜不笑呵？

呵，春蕉，春蕉，怎是我不愿理你？我是没皮没骨，人前矮三分，连你这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妹妹也难能比较啊！你有个好家好爷爷，庆海舅公八十岁的人了，小巷子走路还敢挑横梁，前年就敢出面包池塘养鱼种藕，为队里立了汗马功劳，县里表扬你爷爷，新调回来的凌书记还要总结他的经验上报哩！舅公他牵带得全队、全家的光景都翻了个儿，春蕉你不过二十出头吧？听银秋说舅奶奶就在为你准备三箱两柜的嫁妆，你个鬼丫头在厂里掩着嘴笑还说没这回事……呵，金

秋我不是眼热你，阿棠婶说得对，“赶得早不如赶得巧”，春蕉，你真是赶上了好时机！

时机，时机，这世上的事，是有时机运气的么？古话说，“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生光”，我葛金秋怎么就这样倒楣？四年前，要不是来了那个表姑，我会走么？要不是鬼迷心窍，故意赌赌那腔气，事情会到这一步么？怨运气，怨时机？怨自己，怨人家？世间的事这么变化多端，三四年时间一眨眼就过了，可长塘镇却是黄牛出角变麒麟，撒下铜豆收黄金，遍地都有宝，处处出能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一切，真叫金秋做梦也没想到哇！

是啊，不怨天，不怨地，只怨金秋早早没有了知疼着热的娘！俗话说，做官的爹不如讨饭的娘，亲她疼她的娘没有了，只有一个糊涂爹！葛金秋孝心再大，心气再高，也出息不了，就是有本事上得半天，也会失竿滑梯的跌落下来！……是呵，谁都不怨，连爹自己昨夜也承认了：都怨爹！都怨爹！

二

兵从将令，船从桨弯。葛老司不是这台戏的“主角”，但“主角”的每一台戏，都跟他有关。

四年前，葛金秋带着透心骨的凉、满肚子的怨离开了长塘镇。

古戏里，常有闺阁小姐悲叹自己“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”。葛金秋上过几年小学，总算识文断字，不知什么时候听过戏文里的这句台词，便牢牢记在心间，一想起自己的家况身世，常常这样自怜自叹。

葛金秋虽不是林黛玉，可是，失去母亲的爱怜使她变得多愁善感。要知道，她原来有个什么样的母亲呵！母亲体态小巧，身架单薄，头发乌油油，面孔雪雪白，亮亮的眼珠弯弯的眉，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，说话温言细语，连走路也是轻

悄悄的。

上小学时，金秋看过一幅电影上的画，觉得里头的一个女演员很象母亲。是的，母亲要是不梳发髻而剪成短发，要是不穿大襟布衫而换上城里人的衣裳，母亲准能去演电影。金秋欢天喜地的把这个发现告诉母亲，母亲一听，立即弯起细细的眉，无声地开心地笑了，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傻闺女！”

此后许久许久，金秋还记得母亲这动人的笑容。母亲这启齿一笑以及使整个脸庞都分外开朗、好看起来的表情，就象那张电影宣传画一样，一直保留在金秋的记忆里。

细模细样的母亲，却有超常的力气。缝纫细活件件拿手，田头生活样样做得，挑起满桶担的水来，十里八里不会溅出半滴水珠。从早到夜，没闲过一个时辰，里里外外，拾掇得溜光水滑。葛家是种田人家又加打筏，自然还少不了喂猪养鸭这些夹七杂八的活儿，可是院子不见一摊鸡屎，墙角没见半点垃圾。镇上人谁不羡慕匠葛老司的老婆天下难找！金秋从懂事起便看出了：母亲倒不是体质特别好，主要是她生性要强，不甘心有一事落后，被人看不起。

人的心气太盛了，就会带来相应的痛苦，母亲最大的痛苦是没早生一个儿子。

在有了金秋和银秋后，她又接连生了两个，还是女孩！母亲虽然照样疼爱她们，但紧蹙的双眉却透露了她的郁郁不欢。萝卜蒂头挨着长的四个女儿，使母亲脸色越来越苍白，身子越来越羸弱。可是，她总觉得自己不生下一个儿子就有罪孽。而篾匠葛老司也早就给妻子下了个比明文还强硬的规定：不生出能接这把刮篾刀的后代，就不能拉倒！

总算又有了。

这回，母亲老早就请瞎子算了命，也偷偷去大青山的小庙后给子虚乌有的“送子娘娘”，——一块被四乡妇女偷偷供奉起来穿红着绿的“木头人”烧了香。果然是神明保佑，菩萨显灵，两次求的签司都是上上签卜大吉大利，签司簿上一对，明言直语的说求签人：龙门鲤鱼跃，求谋喜事多。哎呀，这不是明明显示生的是儿子么？并且这儿子是龙门鲤鱼投胎，必定大富大贵哩！

说来也奇，这回，母亲过早显得笨重，自我感觉也不一样：往常有孕都是爱吃酸的、甜的，而这次，偏偏想吃鱼吃肉，馋那香喷喷的东西！吃鱼吃肉主富贵，不是富贵子，哪生富贵嘴？篾匠葛老司喜坏了。他一反往常的粗暴态度，忽然变得温和体贴了，这一来，反把金秋母亲惊吓得不知所以了。

以前几次，从怀孕到生养，葛老司虽然心里一直揣摸盘算，面子上却总装出男子汉的气概，不正眼看，不开口问，直到孩子生下地，一得知是个女的，他这才把九个月咬牙等待的焦急变作一肚火气，统统向可怜的女人发泄！

他不和女人说一句话，连正眼也不膘一膘，更不用说给她做一顿饭、烧一碗汤。可怜的女人也象犯了弥天大罪一样眼泪汪汪，孩子一落地，她便象匹母马似的立起来，做这做那，除了一如既往地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丈夫外，她自己则连一只鸡蛋也不尝享。

这一回，总算烧了高香，上天保佑，地灵人杰，篾匠要得子了！葛老司横下一条心：拚上这条老命，也要弄一笔钱，买点鱼肉虾蟹，叫女人尝得鲜，吃得香。

可是，天不作对人作对，偏偏镇上东西奇缺奇贵，小菜场里贼窃般的空，鱼肉都是“黑市”高价。篾匠那把能谋得几个活络钱的刮篾刀，早就被批作“资本主义的杀人刀”，给扔到墙旮旯里了，手头哪有半分闲钱？那时呵，正是天老地荒的一九六九年！

被希望鼓舞的人，往往会生出泼天胆。篾匠翻墙挖壁，偷偷摸出了刮篾刀，而且居然气粗胆壮到连假也不请，独自跑到深山冷岙，为山里人

修谷箩、补篾帘去了！

到底是地方冷僻，孤陋寡闻，那些耳目闭塞的山里人也真没有一点政治头脑，还沿用千百年来款待工匠的盛情来接待葛老司。一日三餐饱饭不必说，还有竹笋、金针配菜，街上买不来老酒，竟能端出家酿的“蕃苳烧”。

葛老司一去，家家户户争着请。并且说只要葛老司待下去，一年半载的生活也有得做。是呵，多少年没见手艺人出门揽生活了，山里人盛谷米豆麦的畚斗、竹箩，晒番薯丝的篾帘、团箕，都破得要当柴烧了！

瞎眼鸡跌落在碎米坛，葛老司好不快活！不过，篾匠高兴得早了些。有天黄昏，他醉醺醺地摸了回来，想溜回家取点衣物家什，走到半路，就碰上了造反队，葛老司一没“参派”，二没“观点”，稀里糊涂的一问三不知，酒倒吓醒了一半。造反队看他那胡子拉碴的酒醺醺模样，料也不是攻城打仗的角色，审了几句就把他放了。谁知葛老司心慌意乱的刚走到镇街口，又碰上了“社治办”！这下可正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，人家正在找“走资”的典型哩！当下，搜出了罪证——亮闪闪的刮篾刀不算，还搜出了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走来的二十一元钞票。葛老司磕磕巴巴的没交待清楚，就被带到“学习班”去了。